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4-096-
執行期間：99年08月01日至100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維開

計畫參與人員：此計畫無其他參與人員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2 日

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

報告內容

前 言

本項研究計畫為筆者於執行 2008 年之研究計畫「蔣中正之基督教信仰」，參閱相關資料的過程中，發現蔣中正對於他的童年記憶特別深刻，即使事隔四、五十年，仍然會在日記中不時提及，如他在 1949 年到舟山群島，赴普陀山遊覽時，會記下兒時與母親赴普陀山進香的情形；在 1931 年、1947 年及 1952 年的日記中，會一再記下幼時讀書的印象等，而這些記載往往不見諸正式發表的文字。童年生活關係到與人格的養成，筆者認為蔣氏的這些記憶，對於他日後待人處世應有一定的影響，希望從蔣氏的日記、所發表文章，以及他人的回憶等資料著手，以「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為題，進行研究。

研究目的

美國史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於 2006 年 3 月 31 日正式對外公開蔣氏家屬寄存在該所之蔣中正日記，雖然只有 1917 年至 1931 年的部份，但是由於蔣中正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當時正在胡佛研究所參訪的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及楊天石，躬逢其盛，得以參閱相關內容，返回北京後，曾經在不同場合發表閱讀蔣中正日記的心得，多個刊物如上海《新民周刊》、廣州《南方周末》等亦製作專題報導。而在之後的三年，胡佛研究所陸續於 2007 年開放 1932 年至 1945 年；2008 年開放 1946 年至 1955 年的日記；2009 年 7 月 8 日，開放最後一部份，即 1956 年至 1972 年日記；1972 年因健康狀況不佳，無法正常執筆，不得不停止寫日記。至此，現存自蔣中正自 1917 年（按：1917 年為「民國六年前事略」）至 1972 年共五十五年之日記，於 2009 年已全部對外開放。

蔣中正掌握中華民國軍政大權長達五十年之久，其所遺存資料之重要性自不待言，而日記作為個人私密的記錄，更顯特殊。蔣氏自 1915 年起，每天記日記，持之以恆，始終不曾間斷，其亦以此自豪，嘗謂：「我自問生平沒有別的長處，其尚敢自

信者，就只有有恆一點。所謂有恆並不是從先天的稟受得來的，而是必須自日常生活中，樹立目標，一心嚮往，才能夠養成的。幾十年來，我每日必有日課，每日必有日記，雖在造次顛沛中，也從沒有一天間斷；再說我在閱讀某一種書籍沒有終卷以前，也決不旁鶩其他書籍，這就是有恆的起碼要求。」（見蔣中正，〈建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有恆、務實、力行，革新、動員、戰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七演講，頁 513-514。）自蔣氏於 1975 年逝世後，日記雖然在《蔣總統秘錄》（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中央日報譯印，1978 年起陸續出版，共十五冊）或《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秦孝儀總編纂，1978 年 10 月出版，共八卷、十三冊）等相關書籍，公開部份內容，但是對研究者，特別是民國史的研究者而言，日記像是一把能解答謎團的鑰匙，希望經由日記可以進一步的理解民國史上諸多問題，遠者如中山艦事件、西安事變、史迪威事件等，近者如二二八事件、兩次臺海危機、反攻大陸計劃等，一直期待蔣氏家屬能將日記公開，提供研究參考。如今日記在蔣氏家屬同意下開放，自然是一件大事，前往參閱者甚眾。隨著日記的開放，以日記為主要參考資料的相關研究專著及論文陸續出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亦希望能取得蔣氏家屬同意，將日記排印出版，以提供研究者更加便利的運用。

筆者曾於 1999 年至 2000 年間協助李雲漢教授搜集、整理蔣中正在 1950 年代之資料，並負責摘錄蔣中正日記相關內容。繼於 2001 年起參與由已故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秦孝儀主持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續編計畫」，繼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50 年之後的編撰工作。並曾在秦氏之同意下，較早引用日記內容，進行蔣中正在 1950 年代前期相關史事研究，如韓戰、中日和約、毛邦初事件、吳國楨事件等；2008 年開放戰後部份後，續參閱 1948 年及 1949 年日記，完成「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專書，探討蔣中正在 1949 年為何下野，以及下野之後，如何再起，進而復行視事的過程。就筆者長時期使用蔣氏日記的經驗，日記是個人主觀的記錄，以其作為主要資料進行研究時，有其限制。筆者曾依據蔣氏相關言論，分析他為何長時期不間斷書寫日記的原因，指出：「蔣氏為何能如此有恆心的記日記，應該與其對日記的認知有關。蔣氏從 1924 年擔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開始，一直到晚年，多次在演講中要求學生、幹部要養成記日記的習慣，他認為記日記是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不僅能記錄下個人思想的變遷，習慣和行動的改革，而且是自我反省檢討的重要工具。」（劉維開，〈日記、事略稿本、大事長編—蔣中正日記及衍生資料的介紹〉，林桶法主持《蔣中正日記研究》，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委託）因此日記所記不一定能滿足研究者所需，仍然必須參閱相關檔案或資料，才

能理清問題的脈絡，如筆者研究蔣氏對韓戰的理解與態度，如果僅憑藉日記，不參閱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相關案卷，是無法知道蔣氏為何要介入調解美、韓之間關於停戰問題的爭執。但是有些屬於蔣氏個人的事務，如信仰、交友、對人或事的意見、家庭生活等，必須依靠日記才能有較為清楚的認識。誠如呂芳上所指出蔣的日記「是一套有血、有肉、有靈魂的資料。它提供的不只是歷史的發展線索，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揭露。」（呂芳上，〈《蔣中正日記研究》緒論〉，林桶法主持《蔣中正日記研究》，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委託）日記中記錄了許多蔣氏個人私領域的事情，而這些不為外界所熟知的事，正是理解一個真實蔣中正在的最佳素材，也是《蔣中正總統檔案》等相關資料所無法提供者，如筆者於 2008 年進行之「蔣中正的基督教信仰」研究計劃，未閱讀日記前，僅知蔣氏為基督徒，每日必讀《聖經》等，而在閱讀日記之後，才得以見到蔣氏對基督信仰虔誠的一面。而在參閱日記過程中，令筆者印象深刻者，除了信仰之外，實為蔣氏對於童年生活的回憶，其中有諸多不為外界所知者。

以蔣氏幼時讀書經歷為例，依陳布雷編《蔣介石先生年表》（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7 年 6 月）所記：

紀元前二十年（光緒十八年壬辰公元一八九二年）公六歲 始入家塾，從任介眉讀。

紀元前十八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公八歲 改從蔣謹藩讀大學、中庸。

紀元前十七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元一八九五年）公九歲 春，復從任介眉讀論語、孟子。六月，又從蔣謹藩讀禮記。

紀元前十三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元一八九九年）公十三歲 始出就外傳，往嵯縣葛溪，從姚宗元讀尚書。

紀元前十二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年）公十四歲 從毛鳳美讀易。

紀元前十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〇一年）公十五歲 赴崎山下村，讀於皇甫氏，始學作策論。

紀元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公元一九〇二年）公十六歲 赴巖溪村，從毛思誠溫習左傳，圈點綱鑑。應童子試，見試場規律苛陋，心恥之。

紀元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元一九〇三年）公十七歲 赴縣城，肄業鳳麓學堂，受新式教育。

僅知他跟隨過那幾位老師，實際學習情形則難以得知，即使如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亦只有「任（介眉）待蒙徒非常酷虐，六月間染疫死」及「蔣（謹藩）師嘗謂王太夫人曰，令郎天資穎異，他日必成大器，汝節操貞潔，天固有以報也」兩語。而據日記，蔣氏曾於 1931 年多次記道，幼時讀書「師友不良，德業不講」，曰：「晚讀中庸，頗有心得，甚以少年師友不良，德業不講，得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以失之晚矣。」（1.20）「少年未聞君子之道，自修不力，不孝於親，不慈於子，至今悔之不及，惟勉後之來者。應知孝友為立國之本，不可如我之有後悔不及也。」（1.25）而在 1946 年 10 月的日記中更記道：「念余九歲喪父，同年喪失台灣，至今已五十一年矣。余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無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無援之中過活，而九歲之年追溯塾師任介眉之殘忍慘酷跪罰毒打痛罵咒咀，幾乎非人所能忍受，以非嚴師，實是毒魔，如任師當年不死，則余命或為其所送矣。先考之嚴厲，亦不忍言矣。」（10.22）至 1953 年 3 月復記道：「余自六歲上學識字，至十六歲之十一年間，除任介眉之兇虐以外，蔣价人（謹藩）間亦任意使氣，以學生為囚徒視之。其他對余之教誨，皆無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賜。當十二歲時，蔣師之苛刻虐待後，十三歲吾母乃即辭退蔣而聘姚，其對元培養之苦心，可說無微不至矣。」（3.1 後上月反省錄）以蔣氏對於任介眉嚴罰之不滿，以及認為幼年諸師對其之教誨「皆無善足述」，亦無怪稱「少年師友不良，德業不講」，實為幼年學習情形提供了可以參考的依據，較之年表所載充實，而可以進一步探討。

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人格的發展從出生以後立即開始，而且愈早期的經驗，愈具重要性。（黃堅厚，人格心理學，心理出版社，2005 年 10 月）所謂「愈早期的經驗」，通常是指幼年及童年生活，亦即是自出生至進入中學前的一段時間。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歷史人物童年的生活經驗，往往需要依靠當事人或親友、同儕等的回憶進行建構，如陸培湧曾就蔣中正撰寫的文章，以及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等相關資料，探討他的童年生活與人格形成。但是這些資料，往往只有概括的陳述，難以得知其實際狀況，如蔣氏所撰〈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中關於其幼時受責打情形，稱：「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而在其 1935 年 8 月的日記中，對於所謂「夏楚頻施」，則有如下一段回憶：

嘗憶十五歲時，先慈對我夏楚痛笞之時，為兒不肯向母求恕討饒，因之痛笞不已，夏楚益甚。及至最後，母痛哭曰：笞兒即笞我肉，我實心痛如割，望兒速討饒，免我再笞，免加兒罪。兒仍頸硬如古，毫不求恕。及至最後，親友

前來說情，命余討饒，余仍頑強不服。親友又曰：你如何可以討饒？余曰：母愈打，兒愈不討饒，雖死不變。親友又曰：如你母不打，你能討饒乎？余答曰：可。母乃不打，兒乃討饒求恕，自後母亦不再打余。教子者當研究兒童心理爲要也。(8.17)

「六歲」與「十五歲」的年齡雖然有出入，但對於王太夫人之責打記憶則爲一致。然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的文字簡單，日記則詳細許多，亦可見到蔣氏之個性，對照其於 1924 年 3 月 25 日復胡漢民、汪兆銘函，自述個性並喬行止問題，稱：「自思生長至今，已三十有八年，而性情言行，初無異於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識之無者，實賴先慈教導與夏楚之力也。」顯見蔣氏對童年受母親責打一事，有十分深刻的記憶，對其日後之做人處事亦有一定影響。而人的記憶是具有選擇性的，本項研究計劃以「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爲題，即在突顯蔣氏記憶中的童年生活，而非由其他相關資料建構出的蔣氏童年。希望經由蔣中正日記及所撰寫相關文章中，理解他對於童年生活中的那些事情印象特別深刻，以致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後，仍念念不忘，分析其內容，並與鄉里人士對於蔣氏童年之回憶進行比較，進一步探討童年生活對其人格形成的影響。

文獻探討

本項研究計畫的資料，以蔣氏日記爲最主要來源。蔣氏日記目前暫存於美國史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進行此項研究，按理應赴該所參閱，因筆者之前參與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續編計畫」，即已閱讀並抄錄日記若干內容，嗣後因進行西安事變等研究，復承蔣氏家屬提供相關資料參考。此外，近年來赴胡佛研究所參閱資料學者所撰寫相關論文中所引用日記內容，如習賢德撰〈蔣介石早年日記中的感情世界(一九一七—一九三一)〉(《傳記文學》第 90 卷第 2、3、4 期)即引述大量蔣氏日記；卞客生著《蔣介石日記秘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月)中，有「“家族觀念打不破，埋沒古今多少英雄”」一章，引錄蔣氏 1920 年、1921 年關於親族記事之日記甚多，均可參考。

其次爲蔣氏所撰寫之追思親人文章。蔣氏八歲，祖父去世；九歲，父親過世；十二歲，弟瑞青病逝；十三歲出外就學，在其對親人追思的文章中，有許多童年生活的回憶，包括〈亡弟瑞青哀狀〉(1918 年 4 月 10 日於汕頭)、〈哭母文〉(1921 年 6 月 15 日於溪口)、〈先妣王太夫人事略〉(1921 年 6 月 25 日於溪口)、〈先妣王太夫人

哀思錄感言》(1923年8月)、〈慈菴記〉(1923年12月17日於溪口)、〈外王父品齋王公傳〉(1932年6月13日於廬山牯牛嶺)、〈外王母姚太夫人傳〉(1932年11月8日)、〈報國與思親〉(1936年10月31日於洛陽)、〈祭長兄錫侯先生文〉(1937年4月15日於溪口)、〈爲武嶺蔣氏宗譜手書先系考序〉(1948年6月11日於南京)及〈先妣王太夫人百歲誕辰紀念文〉(1964年11月9日於臺北)等；此外，亦有若干書信及演講中提及童年的生活，如上引復胡漢民、汪兆銘函等。此類文章，早期見於毛思誠編《自反錄》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兩書，日後則收錄於蔣氏自編之《蔣氏慈孝錄》及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運用頗爲便利。

第三爲蔣氏故里傳聞。大陸方面早在1950年代，當時身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簡稱「全國政協」）主席的中共總理周恩來，鑒於唐人（嚴慶澍）《金陵春夢》一書，指稱蔣氏爲河南許州繁城鎮後鄭莊人，小名「鄭三發子」，隨母親王氏改嫁入蔣家事，曾指示全國政協要寧波市政協進行調查關於蔣氏身世問題，並有若干成果，但是當時未對外公開。至1982年1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出版《蔣介石史料》，列爲《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收入宓熙〈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時候〉、唐瑞福與汪日章〈蔣介石的故鄉〉及何國濤〈解開蔣母王采玉身世之謎〉三篇關於蔣氏的文章，引起相當注意。編者在〈前言〉中指出：「蔣介石是浙江人，他的主要親信多數也是浙江人，至今在臺灣的軍政要員還是以浙江人爲多。人們都要求對蔣介石及其家屬和親信有多些的了解。我們浙江省政協文史委員會及時編輯出版了這本《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目的是想就人們所不甚了解的或有某些誤解的問題提供比較可信的資料。」1988年10月，浙江省政協文史委員會再就該書重加整編增訂，出版《蔣介石家世》，列爲《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兩書對於蔣中正童年生活提供了若干可資參考的回憶資料。1998年10月，奉化文史工作者王舜祁著《蔣氏故里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許多作者在奉化收集的蔣氏早年生活資料，特別是關於蔣氏早年師友的介紹，對於理解蔣氏童年生活及人際網絡有相當幫助。

第四爲相關研究成果。關於蔣中正童年的研究，大多附屬於蔣氏傳記中，如董顯光著《蔣總統傳》，是蔣氏親自審閱的傳記，第一章「偉人的發軔」，即在敘述蔣氏童年，但是在「偉人」的光環下，看不出他的真正的童年生活。1970年代，陸培湧（Pichon P. Y. Loh）運用心理史學方法，撰寫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其中第二章「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Personality Formation」，與本研究計劃最具關聯性。雖然作者當時所能參閱資料有

限，未能深入分析蔣氏童年生活與人格形成間的關係，但其分析仍值得參考。2008年11月，王舜祁在《蔣氏故里述聞》之基礎上，出版《早年蔣介石》，其中第一章「多事童年」及第二章「七進私塾」，為蔣氏童年生活整理出較為完整的記錄。書中引用不少口述資料，其中也包括蔣氏同學回憶蔣氏隨被其稱為「以非嚴師，實是毒魔」之任介眉就讀時的情形，可與蔣氏之回憶對照。

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擬從三個方面切入，第一是童年與家人的感情，包括蔣氏對祖父、外祖父母、父親、母親、兄弟姐妹等的追思；第二是對師長的品評，主要為蔣氏對就讀私塾時的老師，包括任介眉、蔣謹藩、姚宗元、毛思誠等的回憶；第三是蔣氏對童年往事，如兄弟析產、劣紳污吏欺凌、親戚輕侮等的回憶；並就蔣氏對童年的回憶，與鄉里人士對蔣氏童年之回憶進行比較，以明白其對於童年回憶之取捨，並藉以探討其回憶中童年生活對其行為準則、待人處世、閱讀典籍、故鄉情感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劃觸及到心理學，特別是人格心理學、生命史及心理傳記學等方面的相關知識，筆者以往對此略有涉獵，進行此項研究時，曾再加以了解。但是本研究計劃的重點仍以歷史研究為主軸，探討蔣氏童年生活與人格形成之關係。筆者近年來參加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啓華共同主持的「蔣介石研究群」，有系統的逐冊閱讀國史館出版之《事略稿本》。該書為蔣中正生前所核定之個人史事紀要，所引用資料，除摘引蔣氏日記外，尚包括其往來函電、手令、公牘、文稿、講演等，內容豐富，目前已讀至第三十一冊（1935年5-7月）。筆者在閱讀過程中，深感蔣氏走下神壇後，是一個具有多重面相的人。他是基督徒，是宋明理學的信仰者，每天記日記反省，但是他也會責打侍從人員，會用強烈的字眼批評政敵或看不順眼的部屬。蔣氏性格中，有強烈的自信心與責任感，自我感覺良好，自己的文章、演講都是好的；同意他的決定，就是正確，不同意他的決定，就要受到批評。他早年任職粵軍期間，稍有不順即辭職返鄉，孫中山曾勸他：「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

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但是蔣氏這種人格特質不是短時間所形成的，應該要從他的童年生活進行理解分析，特別是他往往會將童年遭遇與國家民族連接在一起，如前引 1946 年 10 月 22 日對任介眉之回憶，即為其首次蒞臺，參加臺灣光復一週年活動時之感想；再如其回憶童年家中受劣紳污吏之欺凌，亦與主政時受日、俄之侵略連接，而稱：「是中正之歷史，乃劣污、倭、俄與赤匪所逼成也」（1934.2.3）等，更可以看出童年生活對他的影響。以往因受限於資料，無法或難以開展此方面的研究，如今日記開放，為此項研究提供最主要的資料，將有助於理解其童年生活與人格形成的關係。另一方面，自日記開放後，以日記為中心的相關研究雖然陸續出現，但尚少研究者以日記為中心，探討蔣氏人格等內在特質的形成，筆者亦相信本研究計劃可以充實蔣中正研究在此一方面的內容。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劃已完成同名論文一篇，初稿發表於「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10 年 12 月 2-3 日，臺北），經參考評論人及與會人員提供意見修正後，復經審查通過，收入會議論文集《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100 年 4 月）。

〈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一文，除前言、結語外，分為「對家人的記憶」、「學習及師長」、「童年往事」三個部份，探討分析相關問題。「結語」部份，筆者以「選擇的童年記憶」為副題，說明對蔣中正記憶中童年的理解，茲引錄於下：

我們由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或許較相關傳記中所建構的童年，更能理解他個人對童年生活的感覺。蔣氏的童年可以九歲為界限，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九歲之前，他生活在一個尚稱富裕的家庭，生活安逸，父親是經營有成的商人，對他管教十分嚴厲；母親是傳統中國的婦女，相夫教子；妹妹與聰慧的幼弟，以及對他「鍾愛異常」的祖父，使他感受到充分的呵護與照顧。然而這樣幸福快樂的日子，在八歲祖父、九歲父親相繼過世後，劃下了休止符。他念念不忘父親臨終時的遺言，要他同父異母的兄長照顧年幼的弟妹，但是兄長在父親過世後一年，即要求分家，加上十一歲時幼弟早殤，生活隨之變調。記憶是心理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記憶不是錄音機，也不是錄影機，記憶的材料會在被儲存與被提取的過程中發生變化。就蔣氏所記憶的童年生活，九歲以前的幸福時

光，鮮少提及，僅見於少數懷念親人的文字中，更多的是九歲以後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的回憶。這種選擇性記憶的關鍵應在於祖、父相繼過世後，家中事務由母親獨力承擔，而兄長分產、族人輕侮、劣紳污吏勾結欺凌等事件所造成的諸多困境，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嘗謂：「溯自中正九歲以至二十五歲，吾母殆無日不困心衡慮於家難之迍邐。」「洎乎先考中殂，家難頻作，於此二十六寒暑間，內弭鬪牆之禍，外禦橫逆之侮，愛護弱子，督責不肖，維持祖業，丕振家聲，何莫非吾母誠摯精神，及無量苦心，有以致然也。」在此期間，蔣氏已在私塾讀書，惟他所隨讀的任介眉、蔣謹藩兩位塾師在其內心所留下苛刻虐待，直如「毒魔」之惡劣印象，使他對九歲之後的生活記憶更加痛苦。而母親之教導，則是他做人處事的準則，嘗謂其治軍方法的依據之一，就是「學我幼年所見母親治家的方法」；認為日後能有所成就的重要動力，嘗對同志稱：「自思生長至今，已三十有八年，而性情言行，初無異於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識之無者，實賴先慈教導與夏楚之力也。……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與教導不可」，加深了他對母親的感情，成為生活上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力量。蔣氏九歲以後的記憶，除兄長分產、劣紳污吏等重大「家難」外，其他如寺廟禮佛、處世接物、母子對泣等，基本上都是環繞著母親而展開，構成童年記憶最重要的部份。

心理學家認為人格的發展從出生以後立即開始，而且愈早期的經驗，愈具重要性。所謂「愈早期的經驗」，通常是自出生至進入中學前的一段時間，亦即童年時期的生活經驗。有學者認為從蔣氏的童年記憶，可以發現「正因為從小缺失對人的『基本信賴』，養成蔣成年以後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蔣氏性格是否「幽暗多疑」，容有進一步商榷之餘地，但其在行為中所顯現出強烈的自信心與責任感，自我感覺良好，重細節，十分執著，不容易妥協等人格特質，或許可以從他的童年記憶中作進一步的分析與理解。特別是他在若干回憶中，往往會將記憶中的童年與國家民族命運連接在一起，如前引 1946 年 10 月對任介眉之回憶，即為其首次蒞臺，參加臺灣光復一週年活動時之感想；再如其將童年家中受劣紳污吏之欺凌，與主政時受日、俄之侵略連接，而稱：「是中正之歷史，乃劣污、倭、俄與赤匪所逼成也」等，更可以看出記憶中之童年遭遇對他的影響。

筆者目前已就結語中提出蔣氏「往往會將記憶中的童年與國家民族命運連接在一起」，搜集相關資料，希望能就這個主題繼續進行探討。而在執行本項研究計畫過

程中，有一段意外的搜集資料經驗。筆者在查閱相關資料過程中，發現對於蔣氏就讀私塾時的老師所知甚少，即使溪口當地文史資料之記載，亦大多為相互援引，其中包括日後擔任蔣氏文稿整理工作，並編撰蔣氏早年年譜之毛思誠在內。毛思誠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按理應有較完整之資料，但在筆者搜集過程中，所能找到的僅有國史館藏〈毛思誠先生行狀〉（收入胡健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三十三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98 年 5 月）），內容頗為簡略。相關資料亦互有出入，即以毛氏逝世時間為例，人物辭典、職名錄、行狀等所載各異，如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年 12 月），「毛思誠」項下為「1940 年 7 月在浙江奉化病逝」；（頁 266）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5 月），「毛思誠」項下為「1939 年 11 月病逝」，（頁 117）；汪校芳於〈毛思誠：蔣介石日記研究第一人〉一文中，稱毛於 1939 年 5 月逝世。（<http://wangxiaofang1.blshe.com/post/13103/583530>）；劉壽林、萬仁元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8 月），毛思誠於 1939 年 11 月死亡；（頁 421）毛病逝於監察委員任上，據許師慎編，《國民政府建制職名錄》（臺北：國史館，民國 73 年 1 月），毛思誠於 1939 年 7 月 4 日出缺，（頁 313）應為 7 月 4 日病逝；然據〈毛思誠先生行狀〉，應為 1939 年 7 月 5 日。而在搜尋資料時，透過網路得知任職於浙江「民革」的汪校芳曾將毛思誠遺留詩文進行整理編註，於 2010 年在香港出版《勉廬遺養—蔣介石最敬重的老師毛思誠》一書，然印量有限，流傳不廣。適巧去年為舟山撤退六十週年，舟山當地舉行「解放」六十週年相關活動，筆者前曾撰寫〈防衛舟山與舟山撤退〉一文，為少數討論舟山撤退之學術論文，經相關書籍引用，一位曾參與登步島戰役，且對文史有興趣之中共離休幹部注意到該文，透過電子郵件與筆者連繫，交換意見。筆者以其時常撰寫文史文章發表於相關刊物，遂探詢是否認識汪先生，未料竟然熟悉。經其引介，筆者透過電子郵件請教相關問題，其中之一即為逝世日期，知汪先生所稱「5 月」係由毛思誠孫子毛丁告知，然而為何筆者所見行狀為「7 月」，汪先生亦不解其原因，轉詢毛丁，乃知「5 月」為農曆，而行狀之 1939 年「7 月 5 日」為農曆「5 月 19 日」，符合家屬說法，始解決毛氏逝世時間問題。其他如毛氏之學歷、經歷等有出入處，亦交換意見，復承汪先生慨贈所編毛氏之詩文集，對理解毛氏早年經歷頗有助益，希望日後能以此資料為基礎，進行相關研究。

附錄：劉維開〈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100 年 4 月），頁 139-155。

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前言

蔣中正的童年幾乎是每一本蔣氏傳記必定書寫的章節，希望藉由數量不多的資料中，「對這位未來的國家元首做小學生時獲得一點模糊的概念」。¹亦有研究者透過蔣氏撰寫的相關文字，分析其成長過程對於性格形成及日後行事的影響。²而在臺灣，80年代以前成長的民眾，對於蔣氏的童年更不陌生，他們在小學國語課本中大多讀過蔣氏看魚群逆流而上的故事：³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小的時候就很喜歡做事。他在家裡，每天灑水掃地，有時候也幫著母親在園裡種菜。母親晚上織布，他就在旁邊讀書。

有一天，他到河邊去玩，看見河裡有許多小魚向上游，因為水太急，幾次都被水沖下來，但是小魚還是努力向上游。

蔣公看了，心裡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

蔣公從小就做事快，不怕難，又有勇氣，所以長大了，能為國家做許多事。不過這則故事並不見於蔣氏相關文字或早年出版之傳記，如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以及大陸方面在蔣氏家鄉所調查資料，似乎是由他人建構出

*本文為國科會99年度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4-096）部份研究成果。

¹董顯光，《蔣總統傳》（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民國56年10月），頁9。

²1970年代，陸培湧（Pichon P. Y. Loh）運用心理史學方法，對早年蔣中正的研究，撰寫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近年有黃自進之〈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1906-1924）〉，對青年蔣中正的研究、王奇生之〈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歷與個性特質〉，對蔣氏成長過程與其性格形成的研究。

³〔轉貼〕先總統蔣公小的時候看小魚逆流而上，佛網Life論壇〔綜合類〕討論區歷史風雲版（Life論壇），<http://www.buddhanet.idv.tw/aspboard/dispbbs.asp?boardID=12&ID=16312&page=3>，2010.11.23。

來，作為「偉人的發軔」之例證。⁴然而蔣氏如何看待自己的童年，在探討他的成長歷程中，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本文即希望就這個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童年是一個人成長歷程的最初時期，難有明確的定義，時間上通常是指學前及小學的階段；這個時期的人際接觸較以後各個時期單純，主要為父母親長及師友同儕。對於研究者而言，一個人的成長過程除了童年以外的各個階段大多有檔案或相關資料作為參考，但是童年生活往往需要透過當事人或親友、師長、同儕等的回憶進行建構，蔣氏的童年生活亦不例外。本文將以蔣氏之日記、文稿等資料為主，從他對親人、師長及童年往事三方面的回憶，探討在蔣氏記憶中的童年，進而理解蔣氏自身所感受的童年在其成長過程中的影響。為敘事方便起見，本文所稱的童年，將延伸至蔣氏私塾教育結束，赴縣城鳳麓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為止。

二、對家人的記憶

家人是童年記憶中最主要的一個部份，蔣中正出生時，除了父母親外，家中尚有祖父及同父異母的兄、姐各一人，母親家則有外祖母以及與母親同母的兩位舅父，日後家庭成員又增加了一個妹妹及弟弟，還有一個妹妹出生後夭折。蔣氏記憶中的童年，主要是圍繞著他們而拼湊起來的。

蔣氏的祖父蔣斯千，又名玉表，是一位殷實的商人。蔣氏一族自元季遷至溪口後，歷代以務農為生，至蔣斯千棄農從商，在溪口開設玉泰鹽舖，先以釀酒、賣鹽為主，逐漸擴大經營範圍，兼及食米、菜餅及石灰等，「生計日漸饒裕」。在蔣氏的記憶中，祖父是一位待人以恕，而教子孫則嚴的老人，性情和善，生活簡單，「衣布茹素」，喜好研讀佛經，「能辨晰宗派」，並曾手鈔佛經若干種，惜皆散佚。蔣斯千去世時，蔣氏八歲，因此蔣氏關於祖父的記憶，實際上就是自己的童年記憶。在他所追述祖父的事略中，提到印象最為深刻者有三件事，一為祖父過世前一年，即他七歲時，隨往深山竹林，下坡時頑皮，不慎跌入阮谷，傷及右額，血流不止，祖父見狀，即採集草藥，敷於傷口之上，未幾癒合，記道：「公體魄老而益強，其歿之前一年，尚攜中正往深山竹林，憩法華寺，誦經禮佛。是時，中正年僅七齡，跳舞下坡，忘其所以，失足墮阮谷，破傷右額，血流注不止，公痛惜無所措，乃哀鮮藥為之醫，

⁴「偉人的發軔」為董顯光所著《蔣總統傳》第一章之標題。書中亦有看魚群逆流而上的故事：「在這些澄清的河川裏，可以見到無數的魚抵抗著下流的水，而不斷努力打開其出路，……蔣總統在童年觀察這些景象，往往異常注意。有一次他看見這些魚屢被水壓迫退回，卻仍繼續努力，向上流進行；他不覺自言自語：『人也要同樣對著人生遭遇的困難而戰鬥的，縱然常被擊退，但永久不要灰心。』（頁8）

俄而瘡痕平復，歸來吾母未之覺，及告以狀，深為之異。」二為幼時多病，祖父曉醫術，多賴其臨床診治而得痊癒，曰：「中正少善病，公臨床診視，甚至終夕不寐，……故中正疾，多賴公手而得癒，至今吾母追念不能忘。」三為急公好義，樂於助人，曰：「錦溪為寧、紹、台三屬匯集之要衝，溪北有庵，名曰武嶺，行旅往來，於此焉少息，饑弗得食、渴弗得飲者，公憐其疲乏，乃施茶給食以濟之，凡六七年。親友有婚喪不舉緩急相告者，必饜其所求而去。鄉中飾廟、構祠、開道、築堤諸公共建設，捐輸靡所吝，趨赴若不及。」⁵蔣氏出生時，蔣斯千已經七十四歲，疼愛幼孫，實為天性，蔣氏亦稱祖父對其「鍾愛異常」。⁶在蔣氏的記憶中，祖孫相處的時光，是十分愉悅且受到呵護，從文字中亦可以感受到對祖父的懷念。

蔣父名肇聰，字肅庵，善於經商，相較於祖父，蔣氏記憶中父親的形象十分模糊。父親病逝時，蔣氏年僅九歲，在他追憶家人的文字中，極少提到父親，應該與其早逝有關。就常理推斷，在蔣氏童年時期，父親忙於工作，兩人相處的時間有限，而蔣氏對父親的了解亦應該不多。至於朱執信於 1918 年 8 月應蔣氏請託，撰寫之〈蔣肅庵先生墓誌銘〉，稱蔣父復興家業，「當清道光、咸豐間，太平天國兵起，全浙殘破，百業皆廢，蔣氏家亦中毀，……既而浙少定，先生稍壯，承父命復治鹽業，振乏起匱，廢者皆舉，數年而復其初，閭里亦漸寧矣」，以及平息訟事，為鄉黨公共盡力，致力於義塾等事蹟，⁷應為蔣氏得自母親之傳述，曾謂：「先妣嘗述吾父盛德，嚴明果決，寬厚慎重，謂為中正生知之性之素描，並勉予繼志述事，毋令先人長德，隳於一人之身。」⁸在蔣氏記憶中的父親是位十分喜愛子女，但又督責十分嚴厲，⁹甚至嚴厲到「不忍言」的「嚴父」。¹⁰曾於 1934 年 3 月出席南昌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致詞時，提到小時候接受父母嚴格的家庭教育，謂：¹¹

大家要曉得：一個人不是生成來做委員長的，更不是生出來就可做總司令的，我過去做總司令現在做委員長，都是由於少年受過最嚴格的教育，從小

⁵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年 12 月），頁 3-4。本書為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之原稿，毛氏原訂該書題名《蔣公介石年譜初稿》，於 1937 年 3 月印行時改名。

⁶ 〈蔣中正日記〉，民國 6 年前事略。

⁷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4。

⁸ 〈先妣王太夫人百歲誕辰紀念文〉，民國 53 年 11 月 9 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73 年 10 月）卷三十五文錄，頁 261。

⁹ 「暨晚歲，則愛吾兄弟逾切，而督責之亦愈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4。

¹⁰ 「先考之嚴厲，亦不忍言也」。見《蔣中正日記》，民國 35 年 10 月 22 日。

¹¹ 〈願人人力行新生活〉，民國 23 年 3 月 11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二演講，頁 114；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二十五（臺北：國史館，2006 年 12 月），頁 119。

刻苦努力做出來的！我從前在家裏，每天一定要掃地，洗地板，還要燒飯；吃飯的碗筷，也統統要自己洗滌，吃完飯的時候，不僅桌上地上不能有半點飯屑，就是飯碗裏有一點不乾淨，也一定要受父母很嚴格的教訓甚至打罵！穿衣也是一樣，如果有一顆扣子沒有扣，父母也要罵的！洗臉有一點沒有洗潔淨，父母一定要叫我再洗。我從前就是在這樣一種嚴格教育之下的一個小孩子，小學生！就是由這樣一個小孩子小學生出身，造成功今日的委員長，做革命領袖！

而在蔣氏記憶中印象最為深刻而難以忘懷者，應為父親臨終時的遺言。朱執信於〈蔣肅庵先生墓誌銘〉中記道：¹²

吾友蔣子中正為余言曰：吾九歲而喪父，今幾二十年，未嘗須臾忘吾父未歿時之言也。吾父之歿也，吾母王太君在側，吾父顧吾及幼妹指謂吾兄曰：爾弟妹幼，吾死後爾母必哀痛不自勝，爾年長，其能盡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

當時，蔣氏同父異母的兄長蔣介卿已經二十二歲，而蔣氏及其弟、妹年紀尚幼，蔣父的這段遺言，應該是擔心過世之後，家中會發生爭產分家的情形，因此特別交代長子要能「盡孝致友，以慰吾心」。對照日後蔣介卿未遵照對父親臨終時的承諾，蔣氏這段記憶，除有不滿其兄長作為的意思外，亦在感念父親臨終時仍不忘對其照顧之情，是對父親的深刻的記憶。

蔣母王采玉，是蔣氏記憶中形象最清晰的親人，在其五十歲生日感言〈報國與思親〉一文中，稱其成長過程中，「印象最深刻而不能一日忘者，則不肖孤露之身，自鞠育教誨，以至於成年，胥唯母氏劬勞之賜為獨多」，對於母親撫育的辛勞有十分完整的呈現。¹³但是蔣氏對於母親的記憶，九歲以前較少，就相關文字所見，僅有蔣氏回憶六歲就學後，因「頑劣益甚」受母親責罰之記事。蔣氏於1921年6月母親過世後，親撰〈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謂：「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篤，及癒，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槓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憂。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¹⁴而所謂「夏楚頻施」，則有如下一段十五歲時的回憶：¹⁵

嘗憶十五歲時，先慈對我夏楚痛笞之時，為兒不肯向母求恕討饒，因之痛笞

¹²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4。

¹³ 〈報國與思親〉，民國25年10月31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162。

¹⁴ 〈先妣王太夫人事略〉，民國10年6月25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63。

¹⁵ 〈蔣中正日記〉，民國24年8月17日。

不已，夏楚益甚。及至最後，母痛哭曰：笞兒即笞我肉，我實心痛如割，望兒速討饒，免我再笞，免加兒罪。兒仍頸硬如古，毫不求恕。及至最後，親友前來說情，命余討饒，余仍頑強不服。親友又曰：你如何可以討饒？余曰：母愈打，兒愈不討饒，雖死不變。親友又曰：如你母不打，你能討饒乎？余答曰：可。母乃不打，兒乃討饒求恕，自後母亦不再打余。教子者當研究兒童心理為要也。

十五歲時應為成長階段的叛逆期，蔣氏於此處未言因何事受責，但由「六歲就學，頑劣益甚」，「夏楚頻施，不稍姑息」來看，十五歲時蔣母仍責罰如此，則之前的責罰是否更加嚴厲？另有一則為憶及母親為其講解《孝經》事。蔣氏學習《孝經》為就讀蔣謹藩學館之前期，大約在九、十歲間，他曾於晚年追記憶幼時誦讀《孝經》，母親為其講解「忠孝之義」，曰：¹⁶

緬懷童時，誦讀孝經，先妣輒為解忠孝之義曰：孝者非晨昏定省，奉養無虧之節文而已；乃順意承志，委曲無違之篤行是也。又曰：以忠蒞事則孝，以敬事長則順，為國獻身，移孝作忠，乃謂之大孝。故順為孝之始，而忠為孝之終，甚望爾能身體而力行之，則吾意得矣。中正一生即以先妣此教，自惕自勉。亦以此教其子弟，勗我國人。

此外，均為九歲以後，即祖父、父親相繼過世之後，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之記憶。如回憶十歲時，父喪未滿一年，鄉間遭逢水患，家中浸水，無人來家援助，母親感慨人情冷暖，謂：¹⁷

曾憶十歲之年，父喪未滿一年，是年夏初，約在陰歷五月間，鄉間洪水浸屋三尺，為從來所罕見。此時家中惟寡母與孤兒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浸水半日，無人來家援助。吾乃聞吾母悲歎曰：「如汝父在世，則店鋪中人皆早來協助，而你父亦自在家處置一切，決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

這段回憶是在其六十歲時所記，自謂「此正四十年前事，思之慘痛不置」，「四十年」實為「五十年」之誤，然由此亦可見，時隔五十年，猶記得父喪後家中之遭遇，亦可見此事在其記憶中印象之深刻。

兄弟姐妹方面，蔣氏有同父異母兄、姐各一，同母弟一、妹二，於〈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述：¹⁸

¹⁶ 〈先妣王太夫人百歲誕辰紀念文〉，民國 53 年 11 月 9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 260。

¹⁷ 〈蔣中正日記〉，民國 35 年 6 月 13 日。

¹⁸ 〈先妣王太夫人事略〉，民國 10 年 6 月 25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 65。

其（王太夫人）來歸吾先考也，乃繼先妣徐、孫兩太夫人之後。徐太夫人生吾姊瑞春，與兄錫侯，先妣教誨鞠育，視之無異己出，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產中正後，三年而瑞蓮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則又後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為最末，而天賦殊姿，兄輩均莫能及，以故先妣愛之尤篤。先考既棄養，先妣為吾弟兄三人析產，以兄為前母所生，獨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殤。先妣悲痛深至，精神與軀體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於是益切矣。

而在蔣氏相關文字中，幾乎沒有童年時期與兄、姐及妹妹間互動的記述，僅對年僅四歲早殤的弟弟瑞青有深刻的記憶，在他於瑞青病逝二十年後所作之〈亡弟瑞青哀狀〉中，瑞青是一個十分懂事、聰明的孩子，曰：¹⁹

每一念及二十年前事，誠兀兀不堪回首者也。當是時吾與吾弟，並肩而坐，惟見其貌之溫而麗，與其性之靜而澹也。與吾弟攜手而行，唯見吾弟瀟灑逸逸，舉止不苟如成人也，與吾弟嬉笑而遊，唯見吾弟妙言巧歌，奇態異狀，雖群兒之狡者莫能難，乃兄視之瞠乎後矣。其見長上也，敬恭如禮，至處儕輩之間，其親愛無忤，尤為難能。聞母哭父聲，即趨而之側，婉言謂母曰：母勿哀，母哭則兒亦欲哭矣，母聞其言，哀嘗為之稍節。吾課畢歸，弟乃相與怡怡於親側，冀有以解母之憂，先意承志，吾自愧弗及。

對於瑞青生病及過世的經過，記道：

乃弟之病，始於感冒，而終於喘急，起落浮沈，遷延不定者，約二旬，初不甚劇，宜若可瘳，如天不處吾以逆境，則吾弟或不殤，今竟殤，是豈非余之命也乎？一日弟病稍瘳，忽強步而出，坐待於門闕，見乃兄嘻嘻來迎，是時吾弟病容蒼白，體貌憔悴，吾已竊訝其疾之深，自此竟未起而再與乃兄遊矣。當弟病劇之夕，寒燈孤影，倍極淒涼，吾母悲而泣下，弟乃執母手，拭母淚而告曰：兒無甚病，必能起，母勿過憂，過憂則母亦將自病矣。吾母視弟病時不眠者數晝夜，吾弟慰之曰：母倦矣，請安眠，切勿憂，吾弟慰藉吾母之言類如是，吾母至今猶含淚道之。

蔣氏與瑞青相差八歲，瑞青去世時，蔣氏十二歲，是否有如此清楚的記憶，令人懷疑，但是祖父、父親及弟弟的相繼病逝，對於蔣氏而言，確實是童年時期難以承受的悲痛。而在對瑞青的記憶中，臨終時的影像十分清晰，如同對父親臨終時的記憶一般，「死亡」對於蔣氏幼小的心靈，可能是深刻的悲痛。

¹⁹ 〈亡弟瑞青哀狀〉，民國7年4月10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58。

其他家人方面，蔣氏相關文字有〈外王父品齋王公傳〉及〈外王母姚太夫人傳〉，記述其外祖父、母事蹟。外祖父王有則在蔣氏出生時已過世多年，文中所述大多得自母親，並非親身所見聞；外祖母姚氏則為蔣氏遭遇父喪弟殤之後，孤兒寡母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持力量，謂：²⁰

中正九歲而孤，逾歲，而母弟瑞青又殤，當是時，先妣王太夫人哀痛之情，童稚如中正，固不得盡識其苦，然猶領悟其一二，乃至終身不能忘。蓋先妣之苦節，與中正之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像及之，而於是時，與之共居處、同休戚，朝夕保育而慰藉之者，惟我外王母姚太夫人一人而已。

在蔣氏的記憶中，外祖母是一位慈祥和藹疼愛他的長輩，曾於 1931 年追述十四歲以前生活時，記道：「回憶幼年時，見外王母與慈母放棉織布之勞，勤儉教養，如在目前。」²¹而在〈外王母姚太夫人傳〉中，蔣氏描述外祖母與他們母子二人相處及對他的照顧，更是充滿感情，曰：

外王母老而康彊，先妣每歲必迎外王母至吾家，恆累月留。中正課餘假歸，侍外王母與先妣於冬日愛堂中，中正讀，先妣織，外王母念佛，機聲梵音，與書句相間如唱和，此情此景，仿佛猶在目前。中正年十三，從姚宗元先生館於外氏，外王母時其寒溫，謹其飲食，考其學業，循循而善誘，故不肖之孤，遠離膝下，而先妣無姑息之愛者，以有外王母在也。

蔣氏對於外祖母之撫育與教導，感念至深，謂：「夫世之賢母多矣，然其賢大抵止於其子或及其孫，未有施及外孫，如我外王母者也。凡教其子孫者，大抵望其富貴，以褒顯父祖，為門戶光而已，亦未有教以德義，勗其志在四方，如我外王母者也。」²²

從蔣氏對長輩、親人的回憶文字，可以看出祖父蔣斯千在世時，家中環境尚稱富裕，蔣氏深受祖父疼愛，是童年生活最為愉快的一段時期；祖父與父親相繼過世後，蔣氏童年快樂時光也隨之結束，弟弟瑞青病逝後，家庭陷入更大的困境，此時外祖母姚氏實為蔣氏在「孤兒寡母」環境下，精神上最大的支持力量，亦是他在成長過程中另一段深刻的記憶。

三、學習及師長

²⁰ 〈外王母姚太夫人傳〉，民國 21 年 11 月 8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 140。

²¹ 〈蔣中正日記〉，民國 20 年 3 月 22 日。

²² 〈外王母姚太夫人傳〉，民國 21 年 11 月 8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 140。

童年生活除了與家人的接觸外，應該就是學校的師長與學習。蔣中正出生於1887年，在其童年時期，科舉還沒有廢除，因此蔣氏和同時代大多數兒童一樣，到了一定年齡進入私塾讀書。奉化當地流傳著一句諺語：「六歲零六日，讀書兩棟日。」²³1892年，蔣氏六歲入私塾，塾師為任介眉。1894年，蔣氏轉至蔣謹藩私塾，讀《大學》、《中庸》；次（1895）年，蔣氏復隨任介眉，讀《論語》、《孟子》畢，6月，任氏染病身亡，再從蔣謹藩讀《禮記》、《孝經》、《詩經》等。蔣氏隨蔣謹藩讀書三年半，至1899年轉至嵊縣葛溪溯源堂，即外祖父家王氏祖祠，從姚宗元學習《尚書》及作詩；次年，至榆林村從表伯陳春泉所聘塾師毛鳳美學習《易經》；1901年，轉往崎山村皇甫家館，從竺景崧讀《左傳》，並學作策論。1902年，蔣氏至岩頭村，從毛思誠溫習《左傳》、圈點《綱鑑》；1903年，蔣氏赴縣城，入鳳麓學堂，接受新氏教育，結束了私塾讀書生活。

蔣氏曾回憶當他進入私塾讀書時，父親曾勉勵努力讀書，曰：「方吾始就傅時，吾父引而訓之曰，吾少承先人業，不克服勞於國，然猶冀於鄉黨施教，矯去敝俗。今者吾當盡力，使親族敦睦，閭閻無驚，而爾輩得一意讀書，異日倘有所成，亦可稍補吾憾也已。」²⁴但是他對於其童年時期所受私塾教育的回憶並不好，記道：「每遇放學視為大赦，其愉快之情，莫能言喻。」²⁵曾於中年時閱讀《中庸》，感嘆幼時讀書「師友不良，德業不講」，曰：「晚讀中庸，頗有心得，甚以少年師友不良，德業不講，得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以失之晚矣。」²⁶而在1931年4月對宣傳員講話時，亦表示：「我從前年幼的時候，沒有學堂，在書塾裏讀書，請的先生對於學問的門徑，以及如何做人做事業，完全不講，一天到晚，只是教我讀四書五經，并此四書五經的意義，也一點不講解。」²⁷顯示出他記憶中對私塾教授方式的不滿。

蔣氏對於曾經教過他的幾位塾師，亦沒有好評，認為「皆無善足述」²⁸但與後期教導他的竺景崧、毛思誠卻一直維持良好關係，發迹之後亦多方照顧，或許與受教時年紀漸長，對學問之道已有所體會有關。竺景崧為蔣氏姐夫宋周運的遠親，於結束學館塾師工作後，進入寧波法政學堂就讀，畢業後任餘杭縣地方法院推事；1926

²³ 廣元，〈蔣介石和他的13位老師〉，《文史精華》1997年2期（石家莊：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7年2月），頁62。

²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4。

²⁵ 〈蔣中正日記〉，民國6年前事略。

²⁶ 〈蔣中正日記〉，民國20年1月20日。

²⁷ 〈剿匪宣傳員之責任與修養〉，見高素蘭編註，《事略稿本》十（臺北：國史館，2004年7月），頁385。

²⁸ 〈蔣中正日記〉，1952年3月1日後「上月反省錄」。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應蔣氏之邀至廣州，先後任廣東省政府財政廳科長、新會籌餉辦事處處長、江門禁煙局局長等職；全國統一，五院制國民政府成立後，自 1930 年 12 月起至 1935 年 1 月，任立法院第二、三屆立法委員，退職後返寧波，幽遊林泉，1943 年病逝。²⁹

毛思誠與蔣氏關係更為密切，蔣氏隨毛讀書時，已與毛福梅結婚，心性上收斂不少，毛思誠曾記述其在館學習情形：「其戲嬉也，以講舍為舞台，以同學為玩物，狂態不可一世；迨伏案讀書，或握管構思，雖百紛囂然於其側，冥無所覺，一剎那間，靜躁如出兩人，思誠深異焉。」³⁰毛於結束學館後，轉往上海工作，後返奉化，於縣立龍津學堂等校任教。毛為秀才出身，據官方資料，學歷為四明法政專門學校畢業，³¹或為學館結束後所就讀。1925 年 4 月，應蔣氏之邀赴廣州，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辦公廳少校秘書，後調任潮陽縣縣長，以非所長，任職八月辭職。1927 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旋升任總司令部辦公廳文書科上校科長；1930 年，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文書科科長；1931 年，調任國民政府主席辦公室秘書；1934 年 7 月，任監察院監察委員；抗戰軍興，因病未隨政府西遷，1939 年 7 月病逝於奉化。³²毛氏長期擔任文書工作，並協助蔣氏整理文稿、函電、日記等資料，深受信任，曾將蔣氏早年文稿編輯《自反錄》，於 1931 年 5 月出版；復就相關資料整編為《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於 1937 年 3 月出版，兩書同為研究蔣氏早年事蹟之重要文獻。

相較於竺景崧、毛思誠，蔣氏對任介眉與蔣謹藩兩位啟蒙塾師，可以說是十分沒有好感。溪口當地有蔣、毛、周、任四個大姓，以蔣姓人數最多。任姓聚居鎮的東邊，與蔣姓為鄰。任介眉又名亨瀆，是溪口鎮上飽學之士，不少蔣姓子弟進入他

²⁹王舜祁，《早年蔣介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 年 11 月），頁 38-39；王舜祁，《蔣氏故里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205-206。

³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9。

³¹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引自劉鳳翰，〈黃埔早期組織及其人事分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73 年 6 月），頁 251。

³²關於毛思誠逝世時間，各書多有出入，如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年 12 月），「毛思誠」項下為「1940 年 7 月在浙江奉化病逝」；（頁 266）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5 月），「毛思誠」項下為「1939 年 11 月病逝」，（頁 117）；劉壽林、萬仁元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8 月），毛思誠於 1939 年 11 月死亡；（頁 421）汪校芳於〈毛思誠：蔣介石日記研究第一人〉一文中，稱毛於 1939 年 5 月逝世。（<http://wangxiaofang1.blshe.com/post/13103/583530>，按：汪校芳曾將毛思誠遺留詩文進行整理編註，出版《勉廬遺養—蔣介石最敬重的老師毛思誠》一書。）據〈毛思誠先生行狀〉，應為 1939 年 7 月 5 日，參見胡健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三十三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98 年 5 月），頁 35。又毛病逝於監察委員任上，據許師慎編，《國民政府建制職名錄》（臺北：國史館，民國 73 年 1 月），毛思誠於 1939 年 7 月 4 日出缺；（頁 313）國民政府於是年 11 月明令褒揚。

的塾館就讀，但他的教學十分嚴厲，蔣氏在學生中年紀最小，又非常頑皮，不守規矩，時常遭到任氏責罰，當時同在私塾讀書的堂兄蔣周蘭回憶：「一次，老師（按：任介眉）拉過他（按：蔣氏）的手心，正要揚起戒尺打下去時，他突然掙脫出來，躺倒在地，邊哭邊叫，打壞了，要你賠，弄得老師沒有辦法，從此得了個外號，叫『無賴』。（奉化土話，不講道理，耍賴的意思）」³³而這個遭受任氏責罰的經歷，卻成為蔣氏對於童年深刻的記憶。毛思誠於《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九歲記事：「任待蒙徒非常酷虐」，雖未註明出處，但應有所依據。³⁴蔣氏則於 51 年後，1946 年 10 月 22 日記道：「九歲之年追溯塾師任介眉先生之殘忍慘酷，跪罰、毒打、痛罵、詛咒幾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嚴師，實是毒魔。如任師當年不死，則余命或為其所送矣。」³⁵6 年後，蔣氏復於日記中記下相似回憶，只是除了任介眉外，對蔣謹藩亦十分不滿。

蔣謹藩譜名周益，按輩分是蔣中正的族兄，在宗祠開設私塾，³⁶蔣氏隨他讀了三年半。蔣謹藩認為蔣氏的資質優異，日後必有成就，曾對王太夫人說：「令郎天資穎異，他日必成大器，汝節操貞潔，天固有以報也。」³⁷而在蔣氏的記憶中，蔣謹藩與任介眉一樣苛刻，虐待學生，視為囚徒，記道：「余自六歲上學識字，至十六歲之十一年間，除任介眉之兇虐以外，蔣价人（謹藩）間亦任意使氣，以學生為囚徒視之」，因此「當十二歲時，蔣師之苛刻虐待後」，蔣母即決定辭退蔣謹藩，將蔣氏轉至葛溪娘家，隨姚宗元讀書。³⁸姚氏為嵊縣名儒，對蔣氏十分賞識，嘗對蔣之舅父表示：「汝甥悟力非常，若教養得法，前途豈可限量」。³⁹不過在蔣氏的記憶中，對於姚宗元及另一位塾師毛鳳美，似乎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四、童年往事

毛思誠於《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中，對於蔣氏在九歲前的活動有以下三段記事：一是四歲，「是歲除夕，公突發奇想，欲測知己口至會厭，戲以箸探之。既入不得出，暈絕，經醫治救治始蘇。昧旦，玉表公往問王太夫人曰：孫兒恐已啞乎？公在夢中躍起曰：孫能言，不啞。聞者大笑。」二是六歲，「公幼時好耍甚，門

³³ 王舜祁，《蔣氏故里述聞》，頁 202；王舜祁，《早年蔣介石》，頁 26。

³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4。

³⁵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10 月 22 日。

³⁶ 王舜祁，《早年蔣介石》，頁 27。

³⁷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6。

³⁸ 《蔣中正日記》，1952 年 3 月 1 日後「上月反省錄」。

³⁹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7。

臨清溪，常出游泳，山洪暴至，險遭災頂。去冬見檐下缸結堅冰，圓明如鏡，喜極，聳身撈取之，倒植其底，幾凍死。」三是七歲，「公知識稍開，喜舞玩刀棒，嘩召鄰舍子，效軍隊戰鬥狀，自為大將，部署群兒指揮之，或高視闊步，指天畫地，登壇說故事，以為戲。」⁴⁰由這三段記事來看，蔣氏在幼童時期是一個十分頑皮、好動的小孩。但是相對於書中九歲之後記事，如十一歲，「公少時承王太夫人命，待客侑觴必使至醉，客或舉粗饌，急掣其箸使不得下，或即撤去，臥具親自拂拭，其天性慷慨已如此」，或十五歲結婚時母子對泣等，⁴¹均係引自蔣氏日記自書早年軼事，九歲前的三段記事並未見於蔣氏相關文字。毛氏於《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跋語，說明該書係蔣氏「以緘膝數具，親付收藏，檢其中所儲者。手卷也、日記也、公牘也，其餘雜存也，反復披覽，悉外間所不克見，而為歷來珍秘之故楮，驚喜以獲至寶。於是什襲以度之，次比以鈔之，益以公署檔冊，清閣書報，而稚齡故事，則多得於里社傳誦，時日致勤，綴成此編。」⁴²不過由蔣氏 1929 年日記所記：「余於舊曆除夕既草余自幼年至二十三歲經過之追想錄，而未述余革命思想之起源，故續述之」來看，⁴³其曾自撰早年回憶。是年舊曆除夕為 2 月 9 日，經查閱當日日記僅有感嘆「今日方知吾母愛子之心也」之一段記事，⁴⁴未見所稱追想錄。蔣氏既於日記中記述曾「書寫自幼年至二十三歲經過之追想錄」，且要續述革命思想之起源，自應為確實。而由日記所記其他如「追述十四歲以前事略」、⁴⁵「手撰少時軼事一則」等記事時間，⁴⁶集中於 1930 年代前期，其內容亦多見於毛書來看，應可推斷蔣氏書寫追想錄之目的，在交付毛思誠整理其資料使用。因此《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中之「稚齡故事」，雖然「多得於里社傳誦」，但實有相當程度的蔣氏記憶在內。

蔣氏在日記或公開文字中，有不少對於童年生活的追憶，但是九歲之前記事極少，僅見 1934 年 5 月所記：「余於幼年見街上大火燒近余家所設玉泰鹽舖，火勢甚烈，余先將新舊帳簿遷搬屋外，舖中夥計皆以此為不急之務，以余為傻。次日余告

⁴⁰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2。

⁴¹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6。

⁴²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884。

⁴³ 〈蔣中正日記〉，民國 18 年 8 月 31 日後附錄。

⁴⁴ 〈蔣中正日記〉，民國 18 年 2 月 9 日日記：「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煩惱事，無時得終息，思家兼思妻，我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愛子之心也。嗚呼！中正之罪，上通於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豈可言乎。自吾母死後，幾將十年，無如此悲慘痛苦矣，嗚呼！」

⁴⁵ 〈蔣中正日記〉，民國 20 年 3 月 22 日。

⁴⁶ 〈蔣中正日記〉，民國 23 年 1 月 18 日。

慈母以經過。先慈曰：『陳年帳簿可作藥，爾能先其所急，非傻也。』⁴⁷其餘多集中於九歲以後，且與懷念母親結合在一起，如「歲乙未，不幸先考棄養，吾家內外之事，一萃先妣一人之身，而家難頻仍，禍患相乘，先妣節哀忍苦，狀至慘惻，尤有非不肖之所忍追述者。中正年十三，出外就傅時，先妣垂淚而教之，曰：自汝父之歿，吾辛辛苦苦，使汝讀書者，非欲攫顯宦擁厚資也，所望為國自愛，以保先人之令名足矣！平居燕語，亦屢以是相勗。」⁴⁸「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孺子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夤緣為虐，吾家門祚既單，遂為覬覦之的，欺陵脅逼，靡日而寧。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公庭，迫辱備至。鄉里既無正論，戚族亦多旁觀。」⁴⁹「嘗憶九歲喪父之時，一門孳孳孤寡，覬覦既多，迫辱備至。先妣乃奮其堅貞自信之一念，當家難之迍邐，獨以一身任之。撫孤成立，再造吾家，當時吞聲飲泣，枕上淚痕，茶蘖茹苦，灶間暈厥之慘狀，仿佛目前，拊心追慕，益增怛惻。」⁵⁰其內容主要為九歲喪父之後，家庭陷於孤兒寡母的困境，兄長不遵父親遺命，要求分家析產；地方豪紳與貪官污吏相勾結，強徵田賦；鄉里不主持公道，族人袖手旁觀等。對此，蔣氏於1929年有一段清楚的追述，並自認為其革命思想由此而來，曰：⁵¹

余少年自先父歿後，即隨余先慈受社會劣紳之壓迫，貪吏之剝削，以過孤兒寡母之悲境。余憶自亡弟瑞清亡後，余兄介卿受惡訟與劣友之挑撥，思分亡

⁴⁷ 〈蔣中正日記〉，民國23年5月18日。該段記事雖未書明時間，但因玉泰鹽舖於蔣父過世後，由蔣兄介卿負責，分產後歸蔣兄，此事應為蔣父過世前事。

⁴⁸ 〈先妣王太夫人事略〉，民國10年6月25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63。

⁴⁹ 〈報國與思親〉，民國25年10月31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162-163。

⁵⁰ 〈先妣王太夫人百歲誕辰紀念文〉，民國53年11月9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259。按：此處三段均引自蔣氏對母親之追思文字，蔣氏於1936年9月對第一軍團長以上軍官訓話中，亦曾提及家難與母親對其愛護之情，可相互對照，曰：「我八歲的時候，父親便去世了。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我們孤兒寡婦，當然很容易受人家欺凌；而且家裏有些產業，一般土豪劣紳時常想法子要來侵奪。我母親在這種孤危惡劣環境之下，只有時時謹慎小心，處處克勤克儉，苦心勞力來治理家庭，教養兒子。對於兒子，真是愛護無微不至。好的東西，自己不吃，要留下來給兒子吃，寧使自己不吃飽，一定要使兒子吃飽。好的衣服，隨時為兒子添製，外出或接待賓客的時候，便穿起來，回家或客走的時候，便換下，仍歸好好保存，稍有破爛或污穢，立刻就洗淨補好。對於兒子一切起居飲食，隨時都很注意監護教訓，預防兒子害病；萬一生了病，更是日夜細心調護，並請醫生來儘快醫好。總之，母親對於兒子，真是愛護周密，無所不到，時時刻刻，總是苦心孤詣想方法來培養兒子，使他能夠一天比一天身體強健，精神進步，氣力增加。」〈如何造成名實相符的第一軍〉，見高素蘭編輯，《事略稿本》三十八（臺北：國史館，2010年12月），頁355-357。按：此次演講為1936年9月1日在廣州對第一軍團長以上官長之訓話，未收錄於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⁵¹ 〈蔣中正日記〉，民國18年8月31日附錄。此段敘事之「攤派」部份，《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置於十九歲下記事：「鄉有無主滯糧，縣官令甲首中戶攤賠，公家與焉，莊書嗾里猾故加苛派，差役票傳公到案，勒迫承認。王太夫人以為奇辱。而公憤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思圖社會革命，動機於此矣。」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0。

弟之遺產不遂，幾至涉訟，而以訟詞恫嚇先慈。先慈朝夕惕勵，憂患備嘗，但毫不為其所動，以其已出繼于伯父，而且已經分析產業，授其家室。余當時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獲罪於先慈，乃以私書寄胞兄，屬其勿爭瑣屑，如余長大，必以全產交彼，惟此時勿使母親多憂也。以後，吾鄉以錢糧不足，須由甲首賠償，而田畝在十畝以上者，須幫助甲首賠款，其所賠之數，多寡不一，概由胥吏與劣紳串通，隨意攤派。是年適族人興水當甲，而余陪甲，其款數逾常，先慈不能承認。不料興水聽胥吏鄔開懷之主使，而又見吾家內不和，胞兄雖有勢力，亦毫不說明，袖手以觀余孤兒寡母之涉訟，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傳余，以為鄉間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後卒以賠錢了事。自此，吾母望余讀書成業更切，而余則自知非讀書立業，亦無以雪此恥辱。此約余十五歲之事也，當時只覺孤寡，備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壓迫之苦狀，非改革推翻，不能出頭，且不能雪此奇恥。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於此改革社會之一點而來也。

對於文中所述其兄分產一事，蔣氏尤為痛心。此事源於蔣父過世次年，蔣兄介卿與蔣母不和，要求分家，經勸告無效，遂在親友主持下，決定將玉泰鹽舖歸介卿，祖傳老屋三間及二十餘畝田地、周坑岙竹山歸蔣氏母子三人。⁵²未料分家次年，弟瑞青病逝，介卿要求再度分產，引起爭執，後雖平息，但蔣氏對其兄作為之不滿，實存於記憶中。除前引朱執信於〈蔣肅庵先生墓誌銘〉中「吾友蔣子中正為余言」，記其父臨終遺言外；至 1930 年 4 月復記道：「當胞弟瑞青殤後，家難頻作，家產行將被侵，先慈朝晚飲泣長歎。決心上京訴怨控告，毫無難色。嗚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憂苦至此。回憶往事，不堪設想。中正不肖，何以為人子耶。」⁵³亦可見此事對蔣氏之影響。

蔣氏的童年記憶，除孤兒寡母備受欺凌外，寺廟是另一個觸發他童年記憶的地方，如前文所引蔣氏隨祖父外出，不慎墮入阮谷受傷，即為自法華寺誦經禮佛後返家途中發生事，此亦為蔣氏第一次至法華寺。法華寺位於奉化溪口鎮西周坑岙的竹山，是個頗具歷史的寺院，但因寺內所住時而為僧時而為尼，因此有法華寺或法華庵之不同名稱，實為一處也。寺院四周皆是竹林，周坑岙的竹山為蔣氏祖產，分家時歸蔣氏母子，蔣氏幼時常隨母親至該寺禮佛，外出任職後返鄉，亦時常前往遊覽。1931 年 4 月 6 日，蔣氏偕夫人至法華庵，經過竹山，至興隆廟東，坐路旁涼亭休息，

⁵² 王舜祁，《早年蔣介石》，頁 19-20；王舜祁，《蔣氏故里述聞》，頁 25。「祖傳老屋三間」即報本堂西廂。

⁵³ 〈蔣中正日記〉，民國 19 年 4 月 26 日。

回憶起幼時母親曾請小舅父帶他至竹山，認識該處為先人遺產，在此亭休息之往事：「余母囑小母舅陪余往法華庵認識竹山，蓋恐余年輕，為他人所占，而亦使余習勤，知先人置產之難也。余至此小亭左右，以天熱口渴，疲不能行，小母舅乃采茨杯為余止渴，躊躇登山。」又憶及其父初過世時，陪母親往法華庵念佛，亦經過此亭休息，起身再行時，母親訓示曰：「不行不能到，久息不如漸行。」感嘆「此言此情，恍如昨日也」。⁵⁴其次是鄞縣的阿育王寺，該寺為千年古剎，蔣氏曾回憶十歲時侍母往寺禮佛情形，曰：「當我十歲時，陪侍先慈往游育王寺與靈峰山，道途崎嶇，人眾擁塞，入夜途窮，險象堪虞，幸在途中雇得便轎一座，為先慈輿行，余乃步隨轎，形同護衛，得回至小白河頭船中已午夜。因其餘同伴步行未回，故母子二人相依為命，先慈憐惜為兒之狀，與獎贊不肖之情，誠不可以言喻。尚憶先慈贊我曰：此兒誠有價值，謂此者不知其幾何次也，至今不可復聞矣。」⁵⁵至 1949 年第三次下野返鄉，於 4 月 4 日至下洪吞掃墓畢，往過水渡下積善庵遊覽，記道：「以此為十歲時陪先慈往念伏佛之地，其屋宇內容猶昔，惟前往尼姑今住和尚而已，回憶幼年母子相依及庵尼病情，當時笑話歷歷在心也。」⁵⁶

「哭泣」，包括母親之哭泣、自己之哭泣，也是蔣氏童年記憶的一部份。1930 年 3 月，蔣氏偕夫人返溪口，25 日，祭掃祖墓，在慈庵請客，追念母親辛勞不止，憶及母親於父喪之後，時常飲泣吞聲，但每見其自私塾返家，必強顏止哭，曰：「母滔米，兒燒火，陳年糕，厚湯飯，兒自塾歸，母必止哭。嗚呼！兒罪上通於天矣。今日追念，尚能及乎。」⁵⁷復有憶及十一歲時，奉母命獨往奉城大橋收利息洋十圓，往返約六十里，幸中途順利，毫無遺失。母親十分感慨，曰：「倘汝父在，我不令汝收債矣，今孤童子能為此，吾亦可以慰矣」，言下泫然。⁵⁸然而對蔣氏童年記憶最深刻的哭泣，應為十五歲成婚之日，母親因感傷而泣，其亦痛哭，曰：「余於十五歲成婚之日，俗禮必奉茶于親屬，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聞母泣之聲，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訓曰：余自汝父逝世，教養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傷心事，願汝成年立業，不忘為母者今日教養汝之苦心也。余聞此痛

⁵⁴ 〈蔣中正日記〉，民國 20 年 4 月 6 日；高素蘭編註，《事略稿本》十，頁 408-409。按：「興隆廟」於《事略稿本》中作「龍星廟」；「茨杯」據《事略稿本》應作「刺杯」，一名毛粟，汁多可止渴。

⁵⁵ 〈蔣中正日記〉，民國 23 年 1 月 18 日。

⁵⁶ 〈蔣中正日記〉，民國 38 年 4 月 4 日。

⁵⁷ 〈蔣中正日記〉，民國 19 年 3 月 25 日；周琇環編註，《事略稿本》七（臺北：國史館，2003 年 12 月），頁 629。

⁵⁸ 周美華編註，《事略稿本》二十四（臺北：國史館，2005 年 12 月），頁 314。按：蔣母此段感慨，未見於日記。

泣，更難成聲。嗚呼，寡母傷心事，誰能知之。中正不孝之罪，一生莫贖矣。」蔣氏表示「此泣為余天性最傷悲之表現」，與十三歲夏日由葛溪書塾放假回家之泣，及母喪時之泣，「平生之泣，以此三者為最甚也」。⁵⁹

此外，蔣母的教導，亦是童年生活之一部份，嘗謂：「我幼年的時候，家裡雖然用了僕人，家裡無論什麼事情，我自己都要去做；不僅祭祀、灑掃、應對等，關於禮儀、整潔、交際各方面種種事情，母親都教我做。而且疊被、洗衣、煮飯，以至於倒便壺、出糞桶、灌蔬菜、餵雞犬，這些僕役所作的事情，我都要做；無論堂屋、臥室、廚房、廁所，都要我去掃除整理，弄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⁶⁰而在日記中亦多次記道幼時母親之教導，如 1931 年 3 月，追述十四歲以前生活情形，念及母親日常採桑育蠶，繅絲織帛，入園種菜，勤施糞肥，其糞肥往往命其共抬；又命其同作燒飯烹茶，整衣疊被，以及灑掃諸事，並時時以勤儉勞苦訓勉。⁶¹再如 1930 年 4 月 25 日，蔣氏自漢口出發，往平漢線視察，途中回憶年幼時出外讀書，母親曾教導處世接物的方法，告誡「出門人須小心謹慎，先防禍患，後談吉利」，其意為要其「閑邪存誠，時防意外不測之禍」；復告以「處世接物，須厚以責己」及「待親友婚喪之禮宜厚，而對家中須崇尚節儉」，即俗諺所謂「窮家勿窮路」。⁶²亦或有以母親所教導自勉，如「先慈教我以忍字，嘗喻曰宰相度量宏大，故俗稱宰相肚裏可撐船。小子勉之」等。⁶³

就童年記事而言，蔣氏對於九歲前的回憶極少，主要集中在九歲喪父之後，因兄長堅持要求分產，家庭不和，引起官府與地方豪紳注意，趁機任意攤派，並以索求未遂，由差役持命令傳訊蔣氏至衙門，視為「鄉間最污辱之事」；加上弟弟瑞青病逝，年僅四歲，家中人丁單薄，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多賴其母維護家業，蔣氏感念至深，此段經歷亦成為其記憶中童年生活的主要部份。

五、結語——選擇的童年記憶

⁵⁹ 〈蔣中正日記〉，民國 20 年 3 月 14 日；高素蘭編註，《事略稿本》十，頁 275-276。按：「葛溪書塾放假回家之泣」，為蔣氏於十三歲時至岷縣葛溪隨姚宗元讀書，「夏月放假歸，入門，見王太夫人，未開言，即嚎啕大哭，越時聲益淒。自此每遇外出，輒淚眼盡赤，哀動鄰舍。王太夫人亦避入隔房泣，少頃，復出，勗以努力上進，始就道。遠離至一二十里以外，猶暗自哽咽。」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7。

⁶⁰ 〈如何造成名實相符的第一軍〉，高素蘭編輯，《事略稿本》三十八，頁 362-363。

⁶¹ 〈蔣中正日記〉，民國 20 年 3 月 22 日；高素蘭編註，《事略稿本》十，頁 313-314。

⁶² 〈蔣中正日記〉，民國 19 年 4 月 25 日；周琇環編註，《事略稿本》八（臺北：國史館，2003 年 12 月），頁 56。

⁶³ 〈蔣中正日記〉，民國 25 年 9 月 12 日。

我們由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或許較相關傳記中所建構的童年，更能理解他個人對童年生活的感覺。蔣氏的童年可以九歲為界限，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九歲之前，他生活在一個尚稱富裕的家庭，生活安逸，父親是經營有成的商人，對他管教十分嚴厲；母親是傳統中國的婦女，相夫教子；妹妹與聰慧的幼弟，以及對他「鍾愛異常」的祖父，使他感受到充分的呵護與照顧。然而這樣幸福快樂的日子，在八歲祖父、九歲父親相繼過世後，劃下了休止符。他念念不忘父親臨終時的遺言，要他同父異母的兄長照顧年幼的弟妹，但是兄長在父親過世後一年，即要求分家，加上十一歲時幼弟早殤，生活隨之變調。記憶是心理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記憶不是錄音機，也不是錄影機，記憶的材料會在被儲存與被提取的過程中發生變化。就蔣氏所記憶的童年生活，九歲以前的幸福時光，鮮少提及，僅見於少數懷念親人的文字中，更多的是九歲以後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的回憶。這種選擇性記憶的關鍵應在於祖、父相繼過世後，家中事務由母親獨力承擔，而兄長分產、族人輕侮、劣紳污吏勾結欺凌等事件所造成的諸多困境，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嘗謂：「溯自中正九歲以至二十五歲，吾母殆無日不困心衡慮於家難之連遭。」⁶⁴「洎乎先考中殂，家難頻作，於此二十六寒暑間，內弭闔牆之禍，外禦橫逆之侮，愛護弱子，督責不肖，維持祖業，丕振家聲，何莫非吾母誠摯精神，及無量苦心，有以致然也。」⁶⁵在此期間，蔣氏已在私塾讀書，惟他所隨讀的任介眉、蔣謹藩兩位塾師之嚴厲教導，在其內心留下苛刻虐待，直如「毒魔」之惡劣印象，使他對九歲之後的生活記憶更加痛苦。而母親之教導則是他做人處事的準則，嘗謂其治軍方法的依據之一，就是「學我幼年所見母親治家的方法」；⁶⁶以及日後能有所成就的重要動力，嘗對同志稱：「自思生長至今，已三十有八年，而性情言行，初無異於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識之無者，實賴先慈教導與夏楚之力也。……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與教導不可」，⁶⁷加深了他對母親的感情，成為生活上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力量。蔣氏九歲以後的記憶，除兄長分產、劣紳污吏等重大「家難」外，其他如寺廟禮佛、處世接物、母子對泣等，基本上都是環繞著母親而展開，構成童年記憶最重要的部份。

⁶⁴ 〈報國與思親〉，民國 25 年 10 月 31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 163。

⁶⁵ 〈哭母文〉，民國 10 年 6 月 15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頁 61。

⁶⁶ 蔣氏於 1936 年 9 月對第一軍團長以上軍官訓話，曰：「大家知道我從前在黃埔教學生和治兵，是如何的教法？我生平治軍的方法，究竟如何？我可以告訴各位：我一切治軍的方法，就是學我幼年所見母親治家的方法，和後來在日本所看到他們一般官長治軍的方法；我將此二者實體精察，融會貫通起來，便成功自己生平治軍的方法。」見〈如何造成名實相符的第一軍〉，高素蘭編輯，《事略稿本》三十八，頁 353-354。

⁶⁷ 〈復胡漢民、汪兆銘書自述個性並商行止問題〉，民國 13 年 3 月 25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六別錄，頁 106。

心理學家認為人格的發展從出生以後立即開始，而且愈早期的經驗，愈具重要性。所謂「愈早期的經驗」，通常是自出生至進入中學前的一段時間，亦即童年時期的生活經驗。有學者認為從蔣氏的童年記憶，可以發現「正因為從小缺失對人的『基本信賴』，養成蔣成年以後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⁶⁸蔣氏性格是否「幽暗多疑」，容有進一步商榷之餘地，但其在行為中所顯現出強烈的自信心與責任感，自我感覺良好，重細節，十分執著，不容易妥協等人格特質，或許可以從他的童年記憶中作進一步的分析與理解。特別是他在若干回憶中，往往會將記憶中的童年與國家民族命運連接在一起，如前引 1946 年 10 月對任介眉之回憶，即為其首次蒞臺，參加臺灣光復一週年活動時之感想；再如其將童年家中受劣紳污吏之欺凌，與主政時受日、俄之侵略連接，而稱：「是中正之歷史，乃劣污、倭、俄與赤匪所逼成也」等，⁶⁹更可以看出記憶中之童年遭遇對他的影響。

⁶⁸ 王奇生，〈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歷與個性特質〉，蔣介石人際網絡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10 年 1 月 25-26 日，臺北），未刊稿。

⁶⁹ 〈蔣中正日記〉，民國 23 年 2 月 3 日。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10/22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
	計畫主持人: 劉維開
	計畫編號: 99-2410-H-004-096- 學門領域: 中國史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劉維開		計畫編號：99-2410-H-004-096-					
計畫名稱：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完成〈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論文一篇，發表於「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10年12月2-3日，臺北）。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0	100%		
		專書	1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無						
--	---	--	--	--	--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教處計畫加填項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已撰寫〈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論文一篇，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100 年 4 月），頁 139-155。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計劃已完成同名〈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論文一篇，初稿發表於「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10 年 12 月 2-3 日，臺北），經參考評論人及與會人員提供意見修正後，復經審查通過，收入會議論文集《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100 年 4 月）。全文除前言、結語外，分為「對家人的記憶」、「學習及師長」、「童年往事」三個部份，探討分析相關問題。「結語」部份，筆者以「選擇的童年記憶」為副題，說明對蔣中正記憶中童年的理解。本文主要資料來自蔣氏日記、文錄等個人記憶，筆者相信相較其他書籍所載蔣中正之童年生活，本文所述更為真實，亦更能理解童年生活對蔣氏的影響。另一方面，自蔣中正日記開放後，以日記為中心的相關研究雖然陸續出現，但尚少研究者以日記為中心，探討蔣氏人格等內在特質的形成，筆者認為本文可以充實蔣中正研究在此一方面的內容。本研究計劃尚有發展空間，筆者正就蔣氏「往往會將記憶中的童年與國家民族命運連接在一起」，搜集相關資料，希望能就這個主題繼續進行探討。